

## 令死神无奈的奇人

在火山爆发中幸存的囚犯

1902年,加勒比海皮贝利火山爆发前一天,鲁格·希布利斯正被关在马丁提克岛半地下的单人牢房中,三面都是密不透风的石墙,背对火山的一面是仅有一条透气缝的铁门。这处监狱是全城最牢固的建筑,它救了希布利斯一命。

火山爆发掀起遮天蔽日的烟尘,热空气卷挟着火灰飘向四周。希布利斯把尿浇在衣服上堵住门缝。这没能阻挡炙热的火山灰灌进牢房,以致他四肢和背部严重烧伤,但湿衣服使他没有吸入滚烫的空气。在牢房外,蒸汽混合着毒气和尘土,温度已超过1000度。火熔将所过之处夷为平地,全岛百姓都死于高温和窒息。在美丽的马丁提克岛上,监狱墙上至今还写着:“犯人希布利斯是皮贝利火山爆发唯一幸存者”。

“九命灵猫”布拉斯 1968年,黑手党终于决定对加拿大帮的头目理查德·布拉斯下手。当他在酒吧喝酒时,两个职业杀手闯入,连开数枪,而他毫发无伤地逃走了。

明朝建立后,历经战乱的中原地区人烟稀少,大量良田荒芜闲置。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中原的社会经济繁荣,多次下令迁徙西部几省的富裕人口到中原地区和北方生活。明洪武七年,康家始祖康守信奉母赵氏从山西洪洞迁至康店定居。

《巩县志》“明洪武七年(1374年)秋天,钦命侯监理督检院大学士率民三千七百四十丁,分二十四牌(迁郑一牌),迁至巩县之背阴分业务农。”

康守信成家立业,生子贵,贵生四子,其名为俊、英、安、雄。三门始祖就是康百万家族的始祖。

两周之后,布拉斯在他的藏身之处——蒙特利尔市郊的“欢乐大厦”旅馆被黑手党发现。很快,旅馆燃起熊熊大火,3人烧死,布拉斯却再次逃出。

该年底,布拉斯和他的同伙在汽配店被伏击。他头部和背部中枪,最终却能开车逃亡,潜入医院接受治疗。

1969年1月,布拉斯因抢劫银行和枪击警察,被判入狱40年,一年后越狱。之后再次被捕,又成功越狱。之后,他在一个酒吧疯狂地烧死了里面所有的人,其中就有在法庭上背叛他的两名黑帮分子。3天之后,布拉斯终于身中23枪而亡。

理查德·布拉斯,江湖人送外号“九命灵猫”。

高空爆炸后坠下的空姐 1972年1月26日,22岁的空姐魏斯娜·乌洛维奇从一万米高空飞速下落,身上没背降落伞包。她所服务的航班在飞越捷克斯洛伐克上空时遭遇炸弹袭击(恐怖组织“克罗地亚建国运动”宣称,对魏斯娜以外

全部驾乘人员的死亡负责)。而与恐怖袭击同样令人震惊的,则是魏斯娜安然生还。“她因颅骨、双腿和第三节脊椎的骨折而暂时瘫痪,但手术后恢复如常,继续她的空姐生涯”。她至今仍是自由落体生还的吉尼斯纪录保持者。

雷劈不死的沙利文 人被雷电劈中的概率微乎其微;在不同时间两次被雷击中的概率几乎为零;那么被雷电击中7次的概率呢?请看罗伊·沙利文的高遇:

1942年,沙利文在瞭望塔上第一次被雷击中。雷电击中他的小腿,而他因此丧失了一块脚趾甲。

1969年,沙利文驾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,第二次被雷击中。他被雷击得昏死过去,眉毛全被烧掉。

1970年,他在自家庭院被雷击中左肩。

1972年,在森林哨所,他的头发因雷击起火。

1973年,雷电击中沙利文脑袋,将他从车里震飞,并再次令其头发起火。

1974年,沙利文在野营时第六次被雷电击中,膝

盖受伤。

1977年,沙利文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被雷电击中,当时他在钓鱼。胸部和胃部烧伤令他住院治疗。

轮椅上的生死时速 21岁的本·卡朋特坐着轮椅穿越马路,一辆卡车“意外地”钩住了他,以时速80公里将他推行了6公里——卡车司机在红灯前停下,却没能看到正在横穿马路的卡朋特,于是卡朋特开始了这段从生到死再死起死回生的惊险之旅。

被铁棍穿头的盖吉 1848年9月13日,铁路工人盖吉向预先钻好的孔洞中塞满炸药,铺设引信、盖上沙土,用铁棍捣实。就在这时,炸药意外爆炸,铁棍穿过他下巴,贯穿整个脑袋,飞出10米远。

没过几分钟,盖吉拍拍屁股爬起来,慢慢走开。几天之后,他的脑袋中长出个真菌瘤。又过了几周,他的头部流出两百多毫升脓液。由于额叶皮质严重受损,盖吉完全忘记了社会禁忌,经常行为不端。他的朋友和家人也发现他脾性大变。

今天,盖吉的头骨和那根铁棍都陈列于波士顿沃伦解剖博物馆。

摘自《周末》

## 康绍敬与康家的兴起

李春晓

于各长官。其名始于元,明清沿用之。”独具慧眼的康绍敬从这一职务上看到了巨大的商机,找到了改变自己 and 整个家族命运的良机。

在明朝的时候,为了发展商业,拉动社会经济,朝廷曾实行“开中法”,就是以盐业为中介,推动边防和内地及重要仓库运输的办法。盐业从汉代开始就由国家专营,朝廷的经济来源“半出盐赋”。明代时,盐业经营权即“行盐法”有所改变,实行“官督商办”。而商人最易致富的行业

就是经营盐业,因为既可以发财致富,又可以密切官商关系,可谓“一举两得”。

目光长远的康绍敬利用“天赐良机”,一面做官,一面利用职务之便组织康家子弟把河南的粮、棉、油等物品运销山东,又把山东的盐及海产品运销河南,一来一去,日复一日,逐渐挣下了偌大的基业,也为康家历代经商山东打下了重要基础。康绍敬成功地奠定了康家的家族基业。

摘自《走进康百万庄园》

## 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 zzwzbw1616@sina.com

## 人生需要一个回望的角度

马德

电视里播放着二战时的资料片,有一段画面是关于“飞虎队”的:随着一架架战斗机的平稳落地,又是一次空战归来。跳下飞机的飞行员们都激动地拥在了一起,彼此祝贺着对方又活着回来。然而,其中一位飞行员从战机上走下来后,并没有急于和大家相拥在一起。他紧走了几步,突然“扑通”一声,双膝跪倒在地上,并深深地弯下腰去,以头抵地,然后长久地亲吻着大地……

那一刻,不知道为什么,面对着这一叩一吻的场景,我哭了。请原谅,我的泪水不是因为一个异国友人给了我们最崇高的援助而流下的,也不

是因为他们的浴血奋战给了我们难得的和平而流下的。是的,不是因为这些。我当时的感动,只是因为我从那伏在大地上的雕塑一般的剪影中,看到一个生命对“活着”的最高最真诚的叩拜。那一刻,除了活着,已经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了,金钱,权力,美艳,恩宠,荣耀,鲜花,掌声,尘世的一切刀剑恩仇,一切的名缰利锁,在那一刻,全都烟消云散。

只有活着,生命才会为灵魂安置一个舞台。只有这舞台在,灵魂,才会上演属于人生的旷世之舞。想必,那飞行员走下飞机后,他发现自己的舞台还在,于是,长吻

大地,深深感恩。

只有明白了死的人,才会真正懂得生。

有一次,一个记者采访一位在十年浩劫中活下来的画家。画家回顾了自己在那场浩劫中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,如何被游街羞辱,如何被造反派毒打,又如何痛苦中安慰不想活下去的家人等等。我观察到,这位画家在谈论到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时,语调平静,语速平缓,仿佛从这场劫难中走出来的不是他,而是另一个素不相识的人。没有恼怒,没有怨恨,那种超然与豁达,是超越了死之后的,对生的平静的审视和仰望。

他也许早已明白了,

## 父亲的那件衣服

刘 楠

姐,别太近了,小心口红弄到衣服上。不好洗,又惹我生气。”

“你说说几句好不好?”父亲常笑道:“你是天底下最体贴,又最多的老婆。你呀!连折衣服,都有阴损。”

“不错!我告诉你,你要是不小心弄脏了,偷偷洗干净,再教别的女人你折,我啊,一眼就看得出来。”

不过,母亲总会算着父亲出差的日子,多装一件衬衫,说:“多一件,备用。不是叫你晚一天回来!”

那一天,父亲没晚回来。冲进家门,却晚了一步。父亲抱着母亲哭了一夜,又呆呆地坐了一天。然后起身,打开手提箱,捧出母亲多折的那件衬衫,放进抽屉,缓缓地,一个字、一个字说:“不准开、不准

动!”

当然,他自己除外。尤其最近,父亲常打开抽屉,抚摩那件衣服。长满黑斑的手,颤抖着,从衬衫领口的第一个纽扣,向下摸,摸到叠起的地方:“瞧,你妈熨的多平,折得多好!”

有一次小孙子伸手过去抓,老先生突然大吼一声,把孩子吓哭了。为这事,儿子还跟媳妇吵了一架:“爸爸当然疼孙子,但是那件衣服不一样,谁都不准碰!”

可是,今天,父亲居然指指那个抽屉,又看看儿子,点了点头。儿子小心地把衣服捧出来,放在床边,把扣子一个个解开。

三十多年,白衬衫已经黄了,尤其折在下面的那一段,大概因为紧靠着抽屉,明明显显

抛却过去的仇恨,忘记曾经受过的屈辱,以一颗平静而安然的心去生活,就是对活下来的自己最好的奖赏与尊重。

然而,奔波在俗世生活里的我们并不会明白这些。更多的时候,为权钱处心积虑,为利欲钩心斗角,为得失斤斤计较,为恩怨睚眦必报,忧愁剪不断,烦恼越理越烦乱,最终迷失迷乱于琐碎的生活里。

人生,太需要一个回望的角度了,譬如站在死的角度上回望生,站在苦难的角度上回望幸福,站在烦恼的角度上回望快乐,站在喧嚣的角度上回望宁静,有了这样一个回望,就会对生活有清醒的审视,对人生有恰当的态度,也就会懂得珍惜当下,珍爱生活,珍重生命。

摘自《格言》

地震说来就来,毫无征兆。

男人正绘制一张表格,房间突然剧烈摇晃起来。书架上的书噼里啪啦往下掉,屋角的饮水机独自滑落到屋子中央。男人愣怔一秒钟,然后,第一反应就是,地震了!他抓起手机冲出办公室,楼道里已经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。人们相互搀扶着跑向大楼前面的一片空地,男人们神色紧张,女人们花容顿失。男人似乎听到远方救护车尖锐的嘶喊。

地面仍然在晃。城市好像汪洋中的一条船,一块木板,一片树叶,一根羽毛。远处传来倒塌声,轰一声闷响,伴着断断续续的惨叫。灰色的云尘升起,惨叫声和尖叫声在云尘里缠绕着,慢慢浮向灰色的天空。

有人拨通了电话。又有人说震中心在一百公里以外。然每隔几分钟,城市就会发生小余震,让惊魂未定的人们再一次抖成一团。似乎到处都是救护车的笛声,哇啦哇啦,城市在颤抖中哭泣,人们在哭泣中颤抖。

男人拨打女人的手机。电话响着,却无人接听。他会说她想通了,生活里谁对谁错,有什么紧要呢?他会说灾难难来临,他才意识到能够白头偕老果真是一种幸福。哪怕他们天天吵架,哪怕他们仍然没有房子,没有车子,拿很低

今年春节是去海南过的。一家人在机场候机时,我习惯性地提醒妻子去买保险,妻子不假思索,说了一句话:

“买什么保险!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不要买保险。”

## 36个未接来电

周海亮

聊过架,男人一气之下,拒绝了女人的早餐。——近来他们总是吵架,为房子,为车子,为工作,为父母,为孩子的学业,为茶几上的一个烟头……零零碎碎鸡毛蒜皮,都会让他和女人大动肝火。男人想也许他们的婚姻走到崩溃的边缘了吧?甚至在去公司的路上,男人还在想,要不要结束他们的婚姻呢?似乎对女人,他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激情和耐心。

可是,这一刻,男人突然发现,他有多么想她,有多么在乎她。假如他的女人在地震中死去,男人想,这一辈子,他都不会原谅自己。

两人工作的地方,距离十几公里,电话打不通,男人决定亲自去找她。

男人候在路边等车,手里电话不停地拨。仍然无人接听,音乐声在救护车的尖叫声中隐隐约约。根本没有空车,此时的出租车都加入到抢救伤员的队伍之中了。终于,男人决定徒步过去。男人想如果她还活着,那么,当见到了她,他会紧紧拥她在怀,他会告诉她他爱她,他在乎她。他会向她认错,有错没错都向她认错。他会说他想通了,生活里谁对谁错,有什么紧要呢?他会说灾难难来临,他才意识到能够白头偕老果真是一种幸福。哪怕他们天天吵架,哪怕他们仍然没有房子,没有车子,拿很低

男人想对她说话。说什么都行。可是他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女人在他的怀里颤抖,如同惊恐并且伤心的猫。

女人说,我正做着事,房子就摇晃起来了。来不及抓起手机,就被同事们拽出了房间。到广场上再回头,办公楼已经裂开一条

缝,楼房在摇晃,不敢再回去……本想借个电话打给你,可是每个人,都在不停拨打着电话……我在广场上帮了一会忙,终于忍不住跑过来找你……我跌了无数跤……假若你真的出事,那么这一生,我都不会原谅自己。

女人说我爱你。我在乎你。我要向你认错。女人说脱险的刹那,我才意识到生命有多么脆弱,才意识到能够和自己的爱人白头偕老,是怎样一种天崩地裂的幸福。女人说哪怕我们天天吵架,哪怕你被砸成了瘫痪,砸成了植物人……只要你还活着,什么我都可以承受……

女人抱紧了男人。女人边哭边说,能和你一起活着,真好。

女人在第二天,取回了她的手机。那上面,很多未接电话。亲戚的,朋友的,同事的,同学的……但更多,是自己的男人的。整整36个。像一排整齐的士兵。

36个未接电话被女人仔细地翻看,无论如何,都不肯删去。她说平日里有些东西,或许你不可能感觉得到;而当灾难突然降临,你的感觉,却是如此切肤,深入骨髓:比如牵挂,比如爱恋,比如依靠,比如鼓励,比如贫穷与财富,苦难与幸福,比如生存与死亡,朝朝暮暮与白头偕老……

女人说,这36个未接电话,她会保存,一辈子。

摘自《莫愁》

子公对他说:“每当我食指这样动的时候,就能尝到非同一般的美味。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多次,没有一次不应验的。看来,今天又要大快朵颐了。”子家听了将信将疑。

## 由一个玩笑引发的政变

依次入席两厢叙坐。子家与子公的官阶最高,当然为左右首席。郑灵公环顾群臣说:“霏是水族美味,异常难见。今天的大霏,更是稀有。寡人不敢也不忍心独自享用,愿与众卿一起品尝。”群臣纷纷起身拜谢。

一会儿,庖人端着鼎走进来。庖人径直向前,跪献郑灵公。

郑灵公在众人的期盼之中吩咐:“每人赐肉一鼎,象箸一双!”庖人依照灵公的吩咐,一改往常从上座奉食的章程,竟从下座一鼎鼎地把霏羹端上来。偏到最上首的二席,端上只剩下一鼎霏羹。庖人为难了。他看看子公,又看看子家,迟疑不决,只好启奏道:“霏羹只有一鼎,不知赐给哪位,请主公明示。”郑灵公瞟了子公一眼,笑吟吟地吩咐:“赐给公子归生吧。”

这样一来,众臣都吃到了霏羹,唯独子公没有吃到。子家嚼着肉,喝着汤,有滋有味。唯独子公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,满脸羞相。郑灵公看在眼里,不免得意,哈哈大笑道:“寡人将霏羹遍赐众卿,与大家同享美味,偏偏轮不到公子宋的。命该如此,可见公子宋的食指并不灵验!”

再看子公,他的脸涨得通红,尴尬已极:他在子家面前已说了满话,话说得太绝;今日百官都得到了国君的赏赐,连品级低微的百石小官也得到了一鼎霏羹,偏偏自己二千石俸禄的贵戚重卿却没有,在满朝文武面前,自己

朝贺已毕,群臣退出朝房休息,等待美味。子家对子公说:“虽有美味,倘若主上不召你,那怎么办?”子公不以以为然地说:“主上遍赐群臣,怎么会单单丢下我。”

散朝后,郑灵公对内侍一番吩咐。他要开个玩笑,存心不让子公的食指应验。

日影西斜。群臣重新上朝,按照品级大小,

还有什么脸面?子公满肚子怨气无处发泄,听到灵公的话,总算找到发泄的地方。是灵公损了他的面子,坏了他的灵验,他要在灵公那儿找回来说。只见面子公霍地跳起来,跑到灵公面前,将食指伸进灵公的鼎里,又出一块霏肉,放进嘴里吞了下去,也哈哈大笑道:“臣已经吃到了霏肉,臣的食指到底还是灵验的!”说罢,也不理会灵公,径自下堂离去。

郑灵公气呼呼地手下象箸,狠狠地说:“真是不成体统,公子宋欺寡人太甚!”群臣见状,不敢多言。最后,君臣不欢而散。

子家觉得事情不妙,便没有回家,而是径自去见子公。他把灵公动怒的情况讲了一遍,劝他说:“明天入朝,一定要向主上谢罪。”

次日,两人一同入朝。子公随班行礼,全无惶恐负罪之语。倒是子家看着着急,几次暗示他,子公却只当没看见。子家只好躬身说:“公子宋昨日染指失礼,特来向主上告罪。他惶恐之间不能措辞,请臣代为转达。望主上念他多年来勤谨办事的分上,饶了他吧。”一边说,子家一边向子公使眼色。但子公全然不理,这个梯子算是白搭。郑灵公一见子公那个样子,气就不打一出来。他绷着脸,冷冷地说:“是寡人得罪了公子宋,他哪能有什么错处?哼!”说着起身,拂袖而去。

彼此不相让,怨隙越结越深。子公出朝,秘密派人请来子家,对

他说:“主上恨透了我,恐怕还要杀我。俗话说:‘先下手为强’。与其坐以待毙,不如起而自救,先行发难。”子家连连摆手,道:“使不得,使不得!”

子公想,只有把子家揽在里面,才能平安无事。他知道子家与灵公的弟弟公子弃疾关系密切,数有往来,便到处传言,说子家与公子弃疾经常秘密相聚,不知商议何事。好事不避人,他们恐怕要做什么危害社稷的勾当。

听到这些传言,子家吓坏了。他急忙找到子公,质问道:“你胡说什么呀?这简直是要我的命!”

子公道:“我信任你,我一定要和你做伴。”子家骇然道:“你要干什么?”

子公咬牙切齿地说:“主上是个昏君,这从分赐霏肉这件事上就能表现出来。这样的昏君,早就该废掉!我要行大事,废昏立明。我们共同扶立公子弃疾如何?”子家想了想,苦着脸说:“你看着想办吧!可别把我牵连进去,我决不说出去就是了。”

得到了子家默许,子公便有恃无恐了。他暗中聚集家甲,重金贿赂灵公左右,趁灵公秋祭斋宿,半夜潜入斋宫,轻而易举地杀死灵公。然后,以暴疾控告国人。

政变后,子公等欲立公子弃疾为君。公子弃疾不忍心兄长的暴死,更不愿受人挟持,便托词不受。不得已,子公和子家遂立郑灵公的庶弟公子坚为君,是为郑襄公。

摘自《读书文摘》

## 美文闲读

## 一句话

青山不寂寞

那一刻,我感觉我与妻儿的生命成了一个整体,就像丛林中依偎缠绕的三棵柳,一棵树上的三根枝,一根枝上的三片叶。

想让她发现我的心中激起了狂澜。是啊,一家人在一起,万一……也就无牵无挂了,与这个世界无关了。买保险干什么呢?

我装着继续看书,不

结婚十几年,按部就班,日子平淡而匆忙。我以为我对妻子的了解,对家庭的理解已经透彻了。没想到,我错了。

是向来不善言辞的妻子提醒了我,她只用了一句话。

摘自《家人》